

# 油田秋晨

■ 王秉

深秋的清晨，太阳金灿灿地铺满整个矿区大院。职工食堂门口扎满了巡井电动车，一线员工进进出出，有的来得早，有的掐着上班时间点，匆匆扒拉两口早饭，嘴一抹，骑上电动车直奔生产井站。

“赵哥，你这么早来吃饭，昨晚休息好没有？”龙作杰一边吃饭一边问坐在餐桌对面的赵英伟，“今早看了眼微信工作群才知道，你昨天在井上干到夜里11点多……”

赵英伟是河南油田采油一厂江河采油管理区一名员工，他在生产一线干了42年，先后干过采油工、计量站长、维修大班班长、采油队队长，现在是油田机关采油主管。在井站的施工现场，经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

近期，百里油区掀起劳动竞赛活动热潮，一线干部员工以“提效率、强动力、增效益”为工作思路，以点滴效益油必争必抢的产量意识，向年终产量目标奋力冲刺，每个人都卯足了劲。

“昨天下午3点多，接到30号站大坝西边更换穿孔管线指令之后，我一直在施工现场，直到彻底施工完毕。等回到矿上，已经是夜里11点半了！”赵英伟说。

为了加快施工进度，抢油上产，赵英伟和安全员杜拥军连晚饭也蹲在井场吃。他们一起现场指挥和安全监督，不但要确保10.27米的穿孔管线更换、焊接一次性成功，还要让该条管线上XB57井等6口油井提前开抽见油，确保竞赛期间产量平稳运行。

“那你今天应该休息才对，不用上班了

吧？”龙作杰问。

“不行，今天15号站K485井复产装抽，还在等着我呢！”赵英伟说完，起身收拾碗筷。

“赵哥，你的产量意识真强，向你学习啦！”

龙作杰紧随其后，结束了早餐。

出了食堂大门，门口的巡井电动车都已不

见踪影，赵英伟和龙作杰戴好安全帽，迎着清晨的朝阳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。

生产数据显示，进入四季度以来，赵英伟所在的管理区劳动竞赛一直保持日产320吨以上，并呈现稳中上态势，直抵年终目标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油田采油一厂)



一颗“小青苗”

■ 邓素芳

班上转来了一个孩子，叫睿睿，来自鸡鸣村。这个村子在大山深处，极其封闭，至今也没有一条平整的路，进出村子只能靠一双腿，走上一个上午。如果不是睿睿，我不敢相信鸡鸣村至今还有人居住。

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帮扶下，睿睿一家六口从鸡鸣村搬了出来，居住在扶贫安置房，睿睿也被安排到我们学校上课。

睿睿不爱笑，总是低着头坐在教室的角落，不和其他同学交流。他经常迟到，开学一个月，没几天是准时上学的。每次他出现在教室门口，总会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，因为他的衣服又脏又脏，偶尔还有泥巴黏在上面。

这天，睿睿又迟到了，衣服依然很脏，手掌心还粘着一片菜叶。我心想，这孩子乡下野惯了，真是没规矩，不好好读书，怎么对得起他那身患残疾却在劳碌的父亲。

于是我找到睿睿，从学校的“规矩”谈到班上的“班规”，希望可以融入班级，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。我以为这次谈心可以改变睿睿，让他能够以学习为重，接受我们这个小组。

而后的一天，上课铃响起，我依旧没有在教室见到睿睿的身影。直到第一节快课结束，他才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教室门口，全班人的目光瞬间从黑板上转移到他身上，教室里顿时又笑成一片。眼前的睿睿全身都是泥，手里还提着一只生锈的小桶。我强忍心中的怒火，再次问他为何迟到，他低下头，泪水打湿了眼眶，泪珠如断线的珍珠一颗一颗滴在地面上，手依然紧紧拽着那只生锈的小桶，一声不吭。我突然看到那只生锈的小桶里面，一颗小青苗正茁壮生长。这时，我又想起昨天布置的作业是让孩子们回去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，很多孩子说家里没有青苗儿，只能通过电视观察。

我把睿睿领上讲台，接过他手中生锈的小桶，放在讲台上，对全班同学说：“今天，睿睿给大家带来礼物。瞧，一颗刚探出头的青苗儿！孩子们，泥土，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，它孕育着无数生命；泥土，就在我们的脚下，普普通通，很多人看不起它，但它踏实，有一颗奉献的心，就跟睿睿一样，老师希望你们都能向睿睿学习。”说完，教室里响起了掌声，睿睿此刻眼含泪水却嘴角上扬。我知道，同学们的掌声已将他筑起的“心墙”推倒了。

阳光照进教室，洒在锈迹斑斑的小桶上。每颗小青苗都应该在阳光下茁壮成长，每个孩子都值得温柔以待。睿睿再也不是那个躲在角落的孩子，他慢慢变得开朗、自信，这颗“小青苗”的脸上终于挂满了微笑。



锦绣大地

■ 何永勤

# 傣家水井

■ 钱国宏

走进云南的傣家村寨，精美高耸的钟楼，青葱蓊郁的宽叶芭蕉等风景，令人流连忘返。而最吸引我的，就是那绿荫丛中、大金塔下，一方独特精致的傣家水井。它们像一枚枚晶亮而精致的宝石，镶嵌在

傣家村寨，闪耀着文化和艺术的光芒。

傣族是一个崇尚水的民族，泼水节就是最著名的节日。饮水思源，在傣乡几乎到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水井。这些水井因地而设、因需而建，或在树荫下，或在主楼旁，或在村寨中间，或在小径尽头，散落有序，透着傣家人对水井的尊崇、热爱与须臾不可分离的心态。

我曾在很多地方见过各种水井，但傣家水井更精致与庄重，更具华美与艺术性。

各地水井多半为露天井，或者在井上方建个亭子，遮风雨、挡沙石，而傣家水井则全部建在佛塔之下，井亭就是华美壮观的佛塔。

傣族同胞信仰佛教，故而将佛塔建在圣洁的水井之上，作为“井罩”。那些佛塔造型各异、华美端庄、千姿百态、精巧美观，极富民族文化特点。有的井罩是飞龙作底，上置独立佛塔；有的是大象作底，上置大塔与小塔；有的是孔雀作底，上置三座小佛塔。每座塔尖上都系有风铃，清风吹来，铃声叮当，悦耳动听。而且，井罩外壁还镶嵌着一面面小圆镜，不仅美化了水井外观，还象征井里的水像明镜那样干净，傣家人的心灵像明镜那般纯洁。井罩上雕绘的各种图

案，高雅华丽，表露出傣族的民族艺术和对水的虔诚。

在傣家村寨，所有水井的井台、井栏、井筒均用青砖和水泥筑成，坚实美观，经久耐用，是实用性与审美的有机结合。井台外是一道防止井外污水倒流入内的井栏，井栏上还放有用竹筒做成的水瓢，供人打水之用。水瓢的柄很长，打水时，人们不用走近水井，只需用水瓢就可以伸进井中舀水，再倒入水桶。这种设计简易方便，又保护了水井，体现了傣族人民对水的珍惜。

在傣乡，水井和大象一样，是人们心中的圣物，水井建成的日子就是“祭井日”。“祭井日”这天，全寨男女老少身穿民族盛装，来到水井旁清扫。妇女清扫井旁的杂物，并将井台、井栏、井筒擦干净；壮年男子下到井底，将沉积的淤泥清理干净；村寨中的年长者，则会亮出珍藏的手艺，将井罩彩绘一新，同时将井上的佛塔修葺、粉饰一新，使这眼井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勤劳的傣家人。

傣乡人用心用情护井，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珍爱维系他们生命之脉的水井：孩子们从不到井边玩耍，妇女们不在井边淘米洗菜洗衣服，男人们也不在井边饮牲畜，每个人都会随时冲刷井台、护栏，清理附近的杂草杂物……

傣乡风光旖旎为世人所恋，而傣家水井就是傣乡千百年来与生命、前途休戚与共的生命线、风景线，它展现的不仅仅是傣族人独特悠久的水文化民俗，还有傣家人水一样洁净无瑕、纯真美好的心灵。



# 迎接立冬

■ 杨金坤

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立，建始也；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意思是秋季作物收获完毕，收藏入库，动物也已蛰伏，准备冬眠。

立冬分三候：“一候水始冰；二候地始冻；三候雉人大水为蜃。”此时，水已经能结成冰，土地开始冻结，“雉人大水为蜃”中的雉指野鸡一类的大鸟，

蜃为大蛤。立冬后，野鸡一类的大鸟鲜见足迹，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外壳与野鸡的线条及颜色相似的大蛤，所以古人认为雉到立冬后就会变成大蛤。

立冬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合称四立，在古代社会是十分重要的节日。

在农耕社会，人们劳作了一年，立冬这天要休息，顺便犒赏一家人的辛苦，谚语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”就是最好的比喻。古时此日，天子有出郊迎冬之礼，并有赐群臣冬衣、矜恤孤寡之制，后世大体相同。

《吕氏春秋·孟冬》描述：“是月也，以立冬。先立冬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，曰：‘某日立冬，盛德在水。’天子乃斋。立冬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。还，乃赏死事，恤孤寡。”东汉高诱注：“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，赏其子孙；有孤寡者，矜恤之。”晋崔豹《古今注》提到：“汉文帝以立冬日赐

宫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袄子。”“大帽子本畋野服，魏文帝诏百官常以立冬日贵贱通戴，谓之温帽。”

贺冬亦称“拜冬”，汉代即有此习俗。东汉崔定《四民月令》记载：“冬至之日进酒肴，贺谒君师耆老，一如正日。”宋代每逢此日，人们更换新衣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清代“至日为冬至朝，士大夫家拜贺尊长，又交相出谒。细民男女，亦必更鲜衣以相揖，谓之拜冬。”民国以来，贺冬的传统风俗似有简化趋势，但有些活动逐渐固定化、程式化、更有普遍性，如办冬学、拜师活动都在冬季举行。

秋冬相交之时，称为“交子之时”，而饺子与交子同音，所以立冬吃饺子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。

古时不少文人墨客，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幅立冬盛景。唐代李白在《立冬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立冬之夜，笔墨冻凉，诗人只好与炉火琼浆

相伴，微醉中竟将一地月光当成了雪迹。宋代钱时在《立冬前一日霜对菊有感》中感慨：“昨夜清霜冷絮凋，纷纷红叶满阶头。园林尽扫西风去，惟有黄花不负秋。”立冬时红叶纷纷落下，西风吹过，黄花依旧在，让立冬多了一份情调和色彩。明代王稚登有首《立冬》诗：“秋风吹旧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诗中的立冬有了些许禅意，秋去冬来，树叶落尽，客居他乡的旅人唯有禅月相伴。

节气是农耕风俗的载体，历史的车轮虽然滚滚向前，但文化和习俗却实现了代代传承。节令风俗实际是民俗文化，在现代生活中虽然已无实际意义，但却是培育生活智慧、寻找生活情趣的参照。

